

白雪公主

【美】巴塞尔姆 著

王伟庆 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Redacted]

白雪公主

[美国] 巴塞尔姆 著

王伟庆 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白雪公主

〔美国〕巴塞尔姆著

王伟庆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3插页 118,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000册

ISBN 7-5360-1190-3/I·1057

定价：7.20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进，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

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和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年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

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着云起时。”临尽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译者前言

王伟庆

童话《白雪公主》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读过，或听人讲过。1937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将它搬上银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它更为人们熟知；可以说，在西方，《白雪公主》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背景，一个人们共同拥有的记忆。更准确地说，它是作为某种象征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语言之中的。所以，三十年后，当动画片《白雪公主》最早的那批小观众都步入中年后，打开唐纳德·巴塞爾姆的这本同名小说时，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读到的不是那个美丽的童话，而小说书名引起的那些美好的期待，顷刻间都破碎了，散落了，成为一堆废墟。

然而，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也不纯粹是那个格林童话的现代翻版。的确，这本1967年出版的奇特的小说，保存了原故事中的基本要素。其中仍然

还有白雪公主黑如乌木的头发；还有七个男人，虽然他们已经不是林间木屋里的那些小矮人，而是几个制造东方婴儿食品的商人；甚至还有有毒的梳子和王子保罗，尽管保罗只不过是一个自命高贵的失业者……所有这一切的背景，已经从华丽的宫殿和幽静的森林，转移到了现代美国的某个城市：汽车、飞机、打字机和吸毒，它们包围着窒息着我们美丽的白雪公主，而她日日夜夜等待的王子最后也在一堆绿沫中死去。童话不复存在了，童话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童话所蕴藏的美好理想，在巴塞尔姆嘲弄、几乎近于戏耍的笔下成为一片幻影，换言之，这位后现代小说家通过重写一个古老的童话，宣告了童话的解体。

在《白雪公主》中，童话解体的主题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变更上，而且贯彻在整个小说独特的文体之中。这部作品尽管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实验成分，如一开始用图解表示白雪公主身上的美人痣，第一部结尾时的问答栏、类似电影手法中的闪回、故意的错误字（家庭主妇有意写成家庭主驹）和不成句子的断裂词语，但是，小说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片断性。我们在阅读中从来没有读到过连贯的故事情节，整个作品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或短或长的片断组成的。其中短的只有一两行，而长的也不超过四页；并且，就是在这些片断中，情节也随意跳跃，

中间根本没有意识流中引发联想的相关物。有时，读完一个片断，你会觉得茫茫然不知其所云。童话那种古老的叙述方式（开头总是“从前有一个……”）和它的故事的连贯性（正义如何战胜困难最后打败邪恶）在这里被打破了，你能找到的只是些童话的瓦砾；它们失去了光泽，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白雪公主得了性病，七个小矮人靠刷洗楼房发了财，保罗王子在兼做餐厅的厨房里孤芳自赏……而且，巴塞尔姆还时常用黑体字列出那些原来童话中的某些细节，但是，正是当这些醒目的黑体字出现在与它们毫无相干的上下文中时，才更显得荒诞和不合时宜。也许，巴塞尔姆的意图就是要把童话《白雪公主》拆碎，如揉碎一朵鲜花，然后把花瓣撒在现代生活的臭水面上。

庸俗不堪是巴塞尔姆给现代生活下的一个脚注。庸俗不堪的典型代表就是小说中那七个乏味的食品商人；从他们的语言中，我们几乎无法分辨出谁是谁，谁在讲述什么。实际上，许多片断展开时就有点莫名其妙；作者有意不向读者点明叙事者的身份，但我们可以肯定他是那七个男人中的一个，至于具体是哪一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而且也不必知道，因为他们本来就面目相同，无甚特色；他们对白雪公主的爱也统统是一样的，没有个性；他们这种千篇一律的性格，在克莱姆的一段自言自语中

得到了概括：

白雪公主在等我……当然她也在等比尔、休伯特、亨利、爱德华、凯文和丹，但我还是禁不住这么想。说一道万，她根本就是我的，尽管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和我想法一样。

不怪乎白雪公主抱怨说，“他们七个人加起来，大约只相当于两个真正的男人。”

生活的庸俗不堪必然会导致语言的枯燥无味。巴塞尔姆是一位语言大师，非常善于用语言本身来恰当地表现他的主题。在《白雪公主》中，他为了传达生活的单调，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风格，便创造了一种毫无诗情画意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特色就是单调的重复和枯燥的类似公文的叙事文体。在一些片断中，我们仿佛听到有人在絮絮叨叨地讲述某些完全不属于文学作品的内容；如白雪公主是怎样一件件地打扫煤气灶和烤箱的，简是怎样不厌其详地向奎斯特格先生解释所谓的话语世界的；而在另一些片断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些毫无感情色彩的文字，如白雪公主的学历和比尔在法庭上关于伤害罪的陈述。更有甚者，小说中还有满满一页的王子名单，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种与作品主题相一致的风格：美丽的童话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庸俗无味的现代生活，所以，巴塞尔姆在小说的结束处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主人公们出发去寻找新的

原则。”

最后，简述一下作者的创作经历。

唐纳德·巴塞爾姆，1931年生于费城，从他的年龄来看，他可能就是动画片《白雪公主》最早一批小观众中的一位。大学毕业后，曾任过记者和博物馆馆长。六十年代初开始在《纽约人》上发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回来吧，卡利加里博士》（短篇小说集，1964）、《白雪公主》（长篇小说，1967）、《无以言表的行径、悖离常理的举动》（短篇小说集，1968）、《城市生活》（短篇小说集，1970）和《伟大的日子》（短篇小说集，1970）等。

巴塞爾姆于1989年患癌症去世。

目 录

译者前言	王伟庆	1
白雪公主 (王伟庆译)		1
道歉 (王伟庆译)		155
论天使 (王伟庆译)		164
教堂之城 (郑之岱译)		168
金雨 (吴 劳译)		176
歌剧院幽灵之友 (吴 劳译)		193
城市生活 (吴 劳译)		202
玻璃山 (吴 劳译)		229
欧也妮·葛朗台 (吴 劳译)		238

白雪公主

(中篇小说)

献给伯基特

第 一 部

她是一位黑美人，高个子，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胸上一颗，肚子上一颗，膝盖上一颗，脚踝上一颗，臀部上一颗，脖上后面一颗。它们全长在左边，从上到下，几乎能列成一排：

⋮

她的头发黑如乌木，皮肤洁白如雪。